



大会

Distr.: General
29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28(a)

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妇女地位

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4/127](#) 号决议提交的，概述了包括在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暴力侵害移民女工问题现状。报告介绍了会员国为解决这一问题并确保保护移民妇女的人权而采取的措施和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展的活动。报告最后提出建议，供今后采取行动。

* [A/76/150](#)。



一. 导言

1. 大会在关于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的第 74/127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结合会员国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的最新资料，各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涉及移民女工境况的报告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相关来源提供的资料，就暴力侵害移民女工特别是家政工人问题和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和分析性的专题报告。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

全球规范和政策框架

2.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阐明了促进妇女权利和妇女无暴力生活的持久愿景。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二十五周年政治宣言，其中确认需要加紧努力，全面、有效、加快执行《宣言》和《行动纲要》，包括消除、预防、应对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包括在数字媒体方面，针对所有妇女女孩的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有害做法，以及人口贩运、现代奴役及其他形式的剥削(E/2020/27-E/CN.6/2020/10，第一章 A 节)。

3. 2020 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全球移民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的第 38 号一般性建议(CEDAW/C/GC/38)，其中强调缔约国仍然未能解决普遍存在的经济和父权结构问题，以及劳工、移民和庇护制度对不同性别造成的不同的不利影响，这些制度造成了脆弱处境，导致妇女和女童被贩运。

4. 妇女地位委员会在第六十五届会议的商定结论中确认，必须保护移民女工的劳工权利和提供一个安全环境，并指出，移民妇女，特别是那些受雇于非正规经济部门和从事技能较低工作的移民妇女尤其容易遭受虐待和剥削。此外，与会者承认，社会保护制度可以为实现所有人的人权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那些被边缘化或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并且应采取措施，帮助所有技能水平的移民女工获得社会保护(E/CN.6/2021/L.3)。

5. 本报告编入了各方来文，其来自 28 个会员国、¹ 一个政府间组织、² 一个区域委员会³ 和六个联合国实体或专门机构，⁴ 探讨解决所有公共和私人领域暴力侵害移民女工问题。本报告借鉴了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最近调研和报告、人权条约机构的结论性意见、一般性建议和评论，以及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报告。

¹ 安道尔、阿根廷、巴林、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希腊、洪都拉斯、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马耳他、墨西哥、黑山、波兰、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斯洛伐克、泰国、突尼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² 欧洲联盟。

³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⁴ 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

二. 背景

A. 数据和趋势

6. 国际移民估计 2.81 亿，妇女占 48%；⁵ 全球移民工人 1.5 亿，妇女占 44.3%。⁶ 家政工作仍然是移民女工就业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那里 35.3% 的移民妇女从事该部门工作。⁷ 然而，仍然缺乏按性别分列的移民数据和性别统计数据，包括关于特别是工作场所性别暴力的数据，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严重影响了移民女工的生活，加剧了她们遭受性别暴力和失去生计的风险。联合国妇女署的一项快速评估发现，在东南亚从事移民妇女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注意到，雇主暴力增加了 37%，家庭成员暴力增加了 23%。⁸

7. 据估计，每年有 1 亿移民女工汇款，占全球所有汇款人的一半。⁹ 在一些国家，移民妇女的平均汇款额与移民男子的汇款额相同，甚至更高。鉴于移民妇女通常较移民男子挣得少，因此她们汇出的收入比例更大。国际移民妇女较男性更依赖面对面转款服务，而男性汇款则倾向于使用银行或其他转款服务。¹⁰ 因 COVID-19 大流行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导致 2020 年流向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记录较 2019 年减少了 1.6%。¹¹ 虽然缺乏按性别分列的汇款数据，但许多移民妇女，特别是无正规移民身份的妇女，可能难以向家里汇款，因为她们遭受了特别沉重的失业和收入减少的打击。¹²

B. 移民的性别层面

8. 妇女移民原因多种多样，从贫穷、缺乏受教育机会和体面的工作机会到冲突、环境退化、灾害和土地被剥夺等，不一而足。此外，妇女为逃避针对性别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有害做法和性别暴力而离开原籍国，这些均源于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例如，非洲之角许多国家的妇女和女孩可能因为担心遭受性别暴力而离开，暴力幸存者可能会为了逃避与之而来的羞耻和耻辱而移民。¹³

⁵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20 年国际移民专论》(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⁶ 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全球移民工人估计：结果与方法》(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13 年)。

⁷ 劳工组织，《实现家政工人的体面工作：〈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通过十年后进展和展望》(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21 年)。

⁸ 妇女署，“快速评估：COVID-19 对妇女民间社会组织的影响”，2020 年。

⁹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寄钱回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一次一个家庭”(罗马，2017 年)。

¹⁰ Allison J. Petrozziello, *Gender on the Move: Working on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多米尼加共和国，妇女署，2013 年)。

¹¹ 世界银行，“预测落空，COVID-19 危机期间汇款依然强劲”，2021 年 5 月 12 日。

¹² 妇女署，“指导说明：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移民女工的影响”，2020 年。

¹³ 无国界医生，“No choice: Somali and Ethiopian refugees, asylum Seekers, and migrants crossing the Gulf of Aden”，2008 年。

9. 妇女移民也可能是为了离开限制性的性别角色、家庭规范和环境，其限制了她们参与家庭和公共生活，限制了她们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妇女也被认为更有责任感，更有可能汇款。在许多国家，社会对妇女养家糊口的期望基于照顾、责任和义务等文化上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导致许多妇女移民到海外工作并寄钱回家。

10. 自 COVID-19 大流行暴发以来，世界各地加大了行动限制和关闭边境的力度。此种限制不仅使许多移民妇女无法返回原籍国，而且随着许多正规移民渠道的减少或关闭，更多妇女可能会采用有风险的移民路线，因而更有可能受到性别暴力、被剥削和被贩运的风险。¹⁴

11. 许多移民女工会经历多种交叉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移民政策对性别的限制以及不安全的劳动形式，所有这些都因有害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而加剧。¹⁵ 虽然这种歧视使移民女工面临更大的暴力风险，但对于身有残疾、非洲裔、土著以及被认定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的移民女工来说，这种风险甚至进一步提升了。¹⁶ 例如，残疾妇女通过非正规渠道移民时，更有可能遭受剥削和暴力。¹⁷

12. 移民女工往往集中在暴力、骚扰和虐待风险高的部门，其中包括家政和照料工作，以及非正规部门的工作。在自招募、出发前和过境到目的地国及返回的劳工移民周期中，任何节点均可能发生暴力。

C. 移民路上危险丛生

13. 移民妇女时刻面临包括偷运移民者、人口贩子、犯罪团伙、腐败官员和其他移民等各种行为体实施暴力的风险。暴力事件往往不是单一的，一路上任何地方会多次发生；例如，沿地中海中线行进时目睹或经历暴力的人中，约有 30% 在不只一个地方目睹或经历了暴力。¹⁸ 在某些路线上，性别暴力风险如此之大，以至于移民妇女预料有强奸情况会带上避孕药具。¹⁹

¹⁴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COVID-19 的限制和经济后果可能如何影响向欧洲和北美偷运移民和跨境贩运人口”，研究简报，2020 年。

¹⁵ 妇女署，“指导说明：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移民女工的影响”。

¹⁶ 针对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的 R4V 机构间协调平台，“2020 年难民和移民应急计划”，2020 年 1 月至 12 月。

¹⁷ 移民组织，“残疾和不安全移民：数据和政策，了解证据”，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数据简报系列，第 7 期，2016 年 12 月。

¹⁸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和混合移民中心，“在这段旅程中，没有人在乎你的死活：东部非洲和西非及非洲地中海海岸路线上的虐待、保护和正义”，2020 年。

¹⁹ 研究和证据机构，“A state-incorporated business: the migration economy along the Ethiopia-Sudan border town of Metema”，2020 年。

14. 各区域和各国均有证据表明，腐败官员向无证移民妇女勒索性好处，以换取这些妇女免于被捕、获准越境或从拘留中获释。²⁰ 另有报道称，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国家官员和武装警卫滥用职权在边境口岸对移民妇女的性剥削和暴力行为增加。²¹

15. 偷运者是世界各地暴力侵害移民妇女和女孩行为的主要实施者。例如，一项调查显示，在东部非洲和非洲之角移民走廊沿线，偷运者实施了 90% 的此类事件。²² 偷运者往往采用“先走后付”办法，向移民收取高昂费用让其继续偷渡之路，这往往导致债役，增加了移民妇女遭受强迫劳动、性剥削(包括强迫卖淫)和为生存而卖淫、即提供性服务换取安全通行的风险。在非洲之角，对移民妇女的身体和性虐待通常发生在过境国的大型仓库中，偷运者将移民监禁在那里、对其实施折磨和虐待，以便从家乡的家人和朋友那里勒索钱财，让移民可以继续偷渡之路。妇女和女孩在这些大仓库中经常遭到偷运者和其他移民的强奸和性侵，或被迫遭受性奴役。²³

16. 偷运和贩运人口之间是连续统一的，这意味着使用偷运者来移民的妇女容易被贩运。事实上，据估计，20% 的疑似偷运者与人口贩运网络有联系。²⁴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说，在查出的为性剥削贩运的受害者中，92% 是妇女和女孩，其中 35% 是在发现国的外国人。²⁵ 特别是从事低技能工作的移民妇女缺乏正规移民途径，以及限制性的移民计划，增加了贩运风险。此外，由于国家劳工法缺乏充分保护规定，移民女工特别容易被贩运(见 A/73/263)。此外，不道德的招工做法与贩运人口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例如，据报道，在乌干达，无照劳工招聘公司要对贩运 90% 以上登记在册的贩运受害者负责，而妇女在这些受害者中占大多数。²⁶

17. 在某些移民路线上，妇女遭受暴力的威胁特别高。在中美洲-墨西哥-美利坚合众国走廊，暴力侵害移民妇女情况也高居不下，其中包括性暴力、绑架、敲诈勒索和强迫失踪，实施暴力的是跨国犯罪网络、边境当局和警察。²⁷ 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边境，针对移民妇女的性别暴力和性侵行为猖獗，由于 COVID-19 的影响，许多委内瑞拉妇女被迫使用非正规渠道离开或返回家园。²⁸ 在仇外歧视和缺乏基本服务(司法、保健和社会服务)背景下，受害者难以报告事件和寻求援助，造成委内瑞拉移民妇女所受性暴力程度高而且性暴力常态化。²⁹

²⁰ 透明国际，“打破性勒索的沉默：权力、性与腐败之间的联系”，2020 年；巴厘进程区域支助办公室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腐败促进了巴厘进程区域、特别是东南亚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曼谷，2020 年)。

²¹ 联合国援助署，“COVID-19 大流行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影响”，2020 年。

²² 难民署和混合移民中心，“在这段旅程中，没有人在乎你的死活”。

²³ 丹麦国际研究所，“No place for Me here: The challenges for Ethiopian male return migrants”，2020 年。

²⁴ 儿基会，《孩子就是孩子：保护流动儿童免遭暴力、虐待和剥削》(纽约，2020 年)。

²⁵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0 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²⁶ 美国国务院，“Uganda: tier 2 watch list”，取自 2021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21 年)。

²⁷ Paola Cyment, *No borders to equality: Global mapping of organizations working on gender and migration* (Women in Migration Network and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21 年)。

²⁸ 同上。

²⁹ 移民组织，“委内瑞拉移民和难民妇女在移民途中面临的性别暴力和风险因素”，2021 年。

D. 移民各个阶段都充满挑战和风险

18. 移民可能是妇女力量的一种表达，也可能是增强自身权能的一种手段。对许多妇女来说，移民可能是一种积极的经历，会带来更好的生活，增加她们的生计机会、自主性和力量。然而，缺乏安全的正常移民途径可能让妇女转向移民偷运者和非正规途径，这增加了她们遭受暴力、剥削、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风险。³⁰ 缺乏促进性别平等的启程前培训意味着许多妇女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如何在目的地国获取服务和寻求援助，这增加了其人权受到侵害(包括遭受性别暴力)的风险。

19. 在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抬头加剧了种族主义和仇外暴力、仇恨犯罪和言论情况(见 [A/73/305](#))，反移民言论和抗拒移民情况也随之增加。随着政府、社区和个人对 COVID-19 大流行引发的恐惧和挑战做出反应和回应，这种反移民言论出现了增加趋势。³¹ 在一些国家，移民女工被指责传播 COVID-19 并受到攻击。³²

20. 虽然不只是移民妇女遇到种族主义和仇外虐待行为，但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包括移民政策中对性别的限制，³³ 导致这种侵害移民女工行为更加泛滥。对许多移民女工而言，其遭受的种族主义经历因性别、阶层和原籍情况而加剧。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在提交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的报告([A/75/590](#))中突显了生物识别技术基于种族、族裔和性别的歧视性操作，这会深远影响为工作目的进入各国的移民妇女，特别是黑人妇女，她们被这种技术误判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 20 倍。

21. 移民女工、特别是无正规移民身份者往往无法获得针对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基本服务，因 COVID-19 实施的封锁措施和改变资金用途进一步减少了这些本已有限的服务的可获取性和使用情况。³⁴ 对性侵和强奸受害者而言，情况尤其严峻，她们需要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包括避免怀孕的紧急避孕措施和接触后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预防措施，并且需要在可能接触到艾滋病毒后的 72 小时内采取这项预防措施。³⁵ 此外，这场大流行病还从负面影响了移民女工的心理健康。妇女署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移民人口密集住区，几乎 80% 的在线搜索都与心理健康有关，这突显出压力、抑郁、恐惧、焦虑和孤独感增加。

³⁰ 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非正常移民和正规途径，包括体面工作、劳工流动、技能和资格的承认及其他相关措施”，2020 年第 6 期专题简报。

³¹ 移民组织，“被隔离！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仇外行为和移民工人”，2020 年。

³² 妇女署，“COVID-19 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谈话背后的证据：来自亚洲国家大数据分析的洞察”，2020 年。

³³ 同上。

³⁴ 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在 COVID-19 防备、预防、应对和其他方面增加移民获得服务的机会”，《政策简报》，2020 年。

³⁵ 劳工组织，“COVID-19 与移民女工”，2020 年。

然而，在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的搜索中，只有 20% 涉及寻求帮助，这表明许多遭受性别暴力的移民妇女没有寻求或没有机会获取基本服务。

22. 被拘留的移民妇女遭受性别暴力、包括性虐待的风险特别高。拘留设施通常缺乏按性别划分的住处和足够数量的女工作人员。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19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A/74/137)中，突显了严重侵犯被拘留移民妇女权利实例，对其中一些妇女的描述是，她们在分娩期间还数小时甚至数天带着镣铐，人身受限。跨性别移民妇女经常被关押在与其自我认定性别不符的地方，³⁶ 因此不仅其被拘留经历是非人的，而且当她们与男子关在一起时，还面临更大的身体和性暴力风险(见 A/HRC/41/38)。

E. 缺少体面工作和社会保护

23. 许多移民女工，特别是从事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或无正当移民身份的女工，面临劳工剥削和虐待的风险更高，而且由于其移民身份，她们更有可能接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加剧了她们遭受暴力、虐待和剥削的风险。³⁷ 在欧盟国家，无正当身份的移民女工经常遭受孤立、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遭受剥削、歧视和性别暴力。³⁸ 虽然移民妇女在工作场所遭受虐待的风险更高，但她们因害怕失去工作、被逮捕或被驱逐出境而往往不报告暴力事件。³⁹

24. 移民妇女在非正规经济中比例过高，工作条件不稳定，无正式雇佣合同，劳工法对其覆盖范围有限，受到因 COVID-19 而失业和工时减少等不成比例的影响。⁴⁰ 许多移民女工，特别是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女工，缺乏获得社会保护、包括卫生保健的机会，因为她们往往被排除在缴费型社会保险计划之外。⁴¹ 由于没有社会保护，而且，许多移民妇女因支付高昂的招工费而背负着越来越多的债务，因此，移民妇女面临更大压力，不得不接受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增加了其劳工权利受到侵犯和自身被虐待的风险。⁴² 此外，她们因担心当局检查证件以及可能被罚款、逮捕、拘留或驱逐出境，可能犹豫不决，不愿进行 COVID-19 筛查、测试、治疗和疫苗接种。⁴³

25. 在所有移民妇女中，约有 13% 从事家政工作。移民家政女工多在私人住所做工，往往孤立无援，而且权力严重不平等，因此，面临经济、语言、身心和性虐待的风险高。担保制度，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担保制度，使她们处于更加脆

³⁶ 见 <https://interactive.unwomen.org/multimedia/explainer/migration/en/index.html>。

³⁷ Cyment, *No borders to equality*.

³⁸ 同上。

³⁹ 劳工组织和妇女署，《应对职场暴力侵害妇女和骚扰妇女问题手册》(2019 年)。

⁴⁰ 妇女署，“指导说明：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移民女工的影响”。

⁴¹ 劳工组织和妇女署，“社会保护：东盟移民女工”，《政策简报系列：东盟女劳工移民情况》，2015 年。

⁴² 妇女署，“COVID-19 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谈话背后的证据”，2020 年。

⁴³ 妇女署，“指导说明：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移民女工的影响”。

弱的境地，因为她们不能自由进出该国，也不能辞职或改变工作，这迫使移民家政女工要忍受暴力和骚扰。⁴⁴

26. 由于缺乏信息，存在语言障碍，或因害怕被驱逐出境、失去工作或遭受其他惩罚措施，家政工人、特别是无证件者可能对寻求帮助或举报权利受侵犯情况犹豫不决。⁴⁵ 移民家政女工通常得不到生育保护，导致母亲及其孩子的健康状况不佳。在一些国家，她们被禁止怀孕，并可能因此被驱逐出境。⁴⁶ 其他例子包括移民家政女工因婚外性行为、甚至因被强奸而有性行为而入狱。⁴⁷

三. 会员国报告的措施

27. 会员国在为本报告提供的资料中强调了为打击暴力侵害和歧视移民女工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获取服务的机会。各国还介绍了反贩运政策，强调了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与贩运人口之间重要但往往模糊不清的联系。⁴⁸

A. 国际文书

28. 自 2019 年以来，加入打击暴力侵害和歧视移民女工行为国际文书的国家略有增加。⁴⁹

条约	2019 年批准数	2021 年批准数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54	56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190	190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174	178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	149	150

29. 除安道尔外，所有报告国均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不过，安道尔正在审查国内立法，以期通过必要的修正案，使国内法符合议定书的各项规定。

⁴⁴ 劳工组织，《实现家政工人的体面工作：〈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通过十年后进展和展望》(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21 年)。

⁴⁵ 同上。

⁴⁶ 同上。

⁴⁷ 妇女署，“阿拉伯区域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与 COVID-19”，2020 年。

⁴⁸ 秘书长关于贩运妇女和女童的报告每两年提交大会，最近一次是提交给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见 A/75/289)。

⁴⁹ 联合国条约批准情况，见 https://treaties.un.org/pages/ParticipationStatus.aspx?clang=_en。

30. 除安道尔、中国、哥伦比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所有报告国均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爱尔兰和泰国是签字国，但未批准该议定书。

31. 为本报告提供资料的许多报告国均加入了劳工组织有关公约。厄瓜多尔、意大利、肯尼亚和黑山是《1949 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本)》(第 97 号)的缔约国。除安道尔和日本外，所有报告国均批准了《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意大利、肯尼亚和黑山是《1975 年移民工人(补充规定)公约》(第 143 号)的缔约国。意大利、日本、波兰和斯洛伐克批准了《1997 年私营职业介绍所公约》(第 181 号)。

32. 2013 年 9 月 5 日，劳工组织《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生效。截至 2021 年 6 月，32 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高于 2019 年的 28 个)，包括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爱尔兰和意大利等报告国。该《公约》将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在马耳他生效，并于 2021 年 7 月 3 日在墨西哥生效。2021 年 6 月 25 日，《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生效，在报告国中，阿根廷和厄瓜多尔批准了该《公约》。

33. 除上述文书外，几个报告国明确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在保护移民女工权利方面的作用(安道尔、巴林、加拿大、中国、厄瓜多尔、洪都拉斯、日本、墨西哥和突尼斯)。

B. 立法

34. 一些报告国认可了其宪法框架在保护移民女工人权、包括保护其免受暴力侵害方面的作用(安道尔、巴林、哥伦比亚、意大利、墨西哥、塞内加尔和突尼斯)。中国和黑山报告说，其本国有关法律规章概述了保护移民妇女权益的规定。安道尔出台了一项促进平等待遇和不歧视的法律，并将性别平等主流化作为一项义务。2018 年，突尼斯出台了一项法律，寻求打击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无论受害者原籍或族裔如何。

35. 一些报告国制定了确保保护移民女工的劳动法(安道尔、克罗地亚、俄罗斯联邦和泰国)。在塞内加尔，所有工人，不论性别或国籍，都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包括免遭强迫劳动。巴林通过禁止基于原籍的歧视的一项修正案等，加强了保护女工免受剥削的现有立法。2019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修订了劳资关系监管法，禁止任意解雇怀孕女工。2021 年 1 月，加拿大出台了《防止工作场所骚扰和暴力条例》，旨在保护所有雇员在联邦工作场所、包括在受联邦监管的私营部门工作场所免受骚扰和暴力。

36. 几个国家报告说，其制定了应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具体立法(安道尔、巴林、克罗地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马耳他、墨西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则通过《防止虐待法》禁止对包括移民工人在内的任何人实施各种虐待行为，并将此种虐待行为定为犯罪。厄瓜多尔的《预防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全面组织法》将重点放在移民妇女上，确保她们可获取社会心理支助和司法协助。《妇女无暴力生活特别全面法》是萨尔瓦多保护权利受到侵犯

的移民妇女和女孩的主要法律框架。斯洛伐克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立法，但通过几项法律文书应对这一问题。突尼斯于 2017 年出台了一项打击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该法适用于所有受害者，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马耳他的《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法案》纳入了保护移民妇女和女孩的具体条款。在波兰，有人提议修正《阻止家庭暴力法案》，加强对移民妇女的保护。安道尔根据关于消除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法律，保证任何通过家庭团聚获得居留许可的移民妇女若因暴力而分居或离婚不会失去身份。

37. 几个国家(阿根廷、意大利、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注意到移民家政女工面临人权被侵犯和受到劳工虐待的风险更高，概述了为加强对家政工人的保护而制定的几项具体立法。墨西哥自批准劳工组织《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以来，将家政工人的权利与所有其他工人的权利保持一致，改善了 200 多万家政工人的工作条件。埃及和突尼斯都提出了寻求加强保护家政工人的立法草案；肯尼亚报告说，其国家就业局有一份经政府多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招工机构清单，有意移民妇女在寻找海外就业机会时可以使用该清单。

C. 政策

38. 几个报告国制定了应对暴力侵害妇女包括移民妇女问题的国家行动计划或战略(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厄瓜多尔、肯尼亚、马耳他、墨西哥、塞内加尔、斯洛伐克和泰国)。在墨西哥，国家妇女研究所负责开展机构间行动，应对和预防暴力侵害移民女工问题，同时保护和促进其权利。哥斯达黎加通过国家关注和预防家庭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系统，推行公共政策，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包括移民妇女提供必要的服务。意大利正在实施打击劳动剥削三年计划，突尼斯已经制定国家移民战略草案，确保包括移民女工在内的所有工人都能获得体面工作和社会保障。厄瓜多尔根据《2017-2021 年国家发展计划》(《整个一生》)，在保护和促进该国境内移民权利的工作中采取性别平等视角，这一做法与《妇女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平等问题国家议程(2018-2021 年)》保持一致。

39. 确保移民女工能获得社会保护有助于保护其权利。几个报告国制定了旨在向移民女工提供一定程度社会保护的政策(阿根廷、巴林、意大利、爱尔兰、泰国、突尼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根廷确保所有移民都能享有获得社会保护的权力，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爱尔兰和意大利强调指出，根据具体法律条款规定，移民工人可在特定情况下获得一些社会保障福利。在意大利，非正常移民工人有权与有关当局联系，要求支付薪金和任何有权享有的社会保障缴款。此外，该国还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劳动妇女提供带薪特别假。为支持移民女工获得所需援助，泰国劳动保护和福利部创建了劳工保护网和移民工人网，旨在监测和报告剥削劳工和虐待移民工人的事件，并向移民工人传播有关政策的信息。

40. 许多提交报告的会员国(巴林、加拿大、哥伦比亚、克罗地亚、中国、厄瓜多尔、埃及、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波兰、沙特阿拉伯、泰国和突尼斯)在提交的材料中强调指出它们为解决移民与人口贩运的交叉问题所作的努力。中国和埃及都成功开展了打击人口贩运的活动。在埃及，国家妇女委员会

开展了“共同打击人口贩运”活动，鼓励人们通过热线电话举报剥削和虐待移民的事件。肯尼亚《打击人口贩运法》规定，应向遭到人口贩运的幸存移民女工提供医疗援助、粮食和非粮食物品等直接援助。俄罗斯联邦提交的材料没有具体述及移民和贩运相交叉的问题，但指出《劳动法》禁止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和就业歧视。

D. 数据收集和研究

41. 尽管一些国家报告称，它们已收集按性别分列的人口贩运幸存者数据，并为幸存者提供了基本服务(巴林、希腊、波兰和塞内加尔)，但总体上仍然缺乏关于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的全面数据收集和分析。不过马耳他报告称，该国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问题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局开展合作，收集了按受害者性别、暴力类型和国籍分列的数据。其他国家报告称，它们已收集关于移民或暴力侵害妇女事件的数据，但没有同时收集这两类数据(加拿大、埃及、厄瓜多尔、墨西哥、泰国和突尼斯)。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一个联络中心，负责接收关于暴力或虐待事件的报告，包括移民女工提交的报告。在墨西哥，政府、公共安全和司法统计总局收集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数据，不过墨西哥报告说，这些数据没有按移民身份分列，但指出该国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42. 两个国家(克罗地亚和肯尼亚)报告，已采取措施收集数据和信息，包括关于移民女工遭遇的数据和信息。在克罗地亚，政府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办公室正在组织一场关于移民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圆桌会议。肯尼亚国家就业局鼓励所有移民女工在国家就业综合管理系统登记，提供其所在地和雇主的详细信息。

E. 预防措施、培训和能力建设

43. 几个国家认为，实施预防措施对于消除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包括消除她们被贩运的风险至关重要。几个国家(中国、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爱尔兰)开展了打击人口贩运的活动。洪都拉斯采取措施消除人口贩运现象，包括为此实施《打击人口贩运和性剥削方案》，该方案在 2014 年至 2020 年期间惠及约 300 万人。爱尔兰批准资助几个非政府组织联合开展名为“卖淫：我们不买账”的全国运动，通过提供在线培训模块等方式，分享有关人口贩运的信息。几个国家报告称，已向政府官员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安道尔、萨尔瓦多、日本、墨西哥和塞内加尔)。日本移民服务局对其官员进行了人口贩运和人权方面的培训。加拿大实施促进性别平等的移民治理办法，其中包括向移民官员提供关于审查易受剥削和虐待人员申请的业务准则。

44. 若干国家强调，提高认识在减少暴力侵害移民女工的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尔兰、马耳他、墨西哥、波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萨尔瓦多报告，该国全国设有五个信息中心，向移民女工提供安全准确的移民信息，包括正常移民的渠道和使用非正常渠道移民的风险。厄瓜多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展面向家政工人的全国运动，介绍其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受保护免遭一切形式暴力和歧视的权利。在爱尔兰，卫生服务执行局资助非政府组织开展提高认识运动，确保移民妇女了解她们可以获得哪些服务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服务。

45. 几个国家(巴林、哥伦比亚、埃及、肯尼亚、马耳他、沙特阿拉伯和泰国)阐述了防止对移民工人进行劳动剥削的问题。埃及和泰国报告称,它们向移民妇女提供培训方案,目的是提高她们的技能,并为她们带来更多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巴林、哥伦比亚和沙特阿拉伯出台专门方案,用于规范移民工人包括家政工人的就业情况,并加强对其劳工权利和人权的保护。

F. 保护和援助

46. 多个报告国(安道尔、巴林、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埃及、洪都拉斯、肯尼亚、黑山、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和泰国)向受到暴力侵害、包括遭到贩运的移民妇女提供服务和支​​持。安道尔向遭受性别暴力侵害的移民妇女免费提供全面的社会、心理和法律援助。黑山确保为获得辅助保护的移民妇女提供最长两年的适当住宿和资金援助。加拿大向在到达前曾遭受性别暴力侵害的移民妇女和女童提供到达后支持。洪都拉斯在墨西哥和美国建立保护中心,为海外移民提供保护,特别关注移民妇女。三个国家(安道尔、加拿大和克罗地亚)为因剥削和虐待而需要离职的移民女工包括家政工人提供保护,同时确保其移民身份不受威胁。

47. 2020 年,哥伦比亚移民官员推出了一款名为“LibertApp”的应用程序,为移民提供获取信息的途径,目的是打击人口贩运并立即进行干预。巴林和沙特阿拉伯为移民工人包括家政工人推出多语种热线电话,供其举报暴力和劳动剥削案件。希腊和日本向遭到贩运的移民妇女提供居住证或留在该国的许可,视其个人情况而定。中国和肯尼亚报告称,它们向遭到人口贩运的移民妇女提供食物和住宿等直接援助。

48. 几个国家报告称,它们为移民提供医疗保健机会(阿根廷、巴林、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尔兰和黑山)。萨尔瓦多向来自本区域邻国的移民女工提供与公民同等的医疗保健服务。埃及确保所有公民和移民不受歧视地获得医疗保健服务。俄罗斯联邦的法律保障所有人都能享有紧急医疗保健,住在该国的外国人因此有权获得医疗保健服务。阿根廷和厄瓜多尔向所有人提供全民医疗保健服务,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巴林和埃及报告称,它们为所有人免费提供 COVID-19 检测,并将移民纳入国家 COVID-19 疫苗接种范围。此外,为应对 COVID-19 疫情,巴林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社会运动,旨在筹集资金支持移民工人,直接向其提供现金援助,以降低他们遭受剥削的可能性。

49. 对全世界许多遭受暴力和剥削的移民女工而言,诉诸司法和确保正当程序仍然是一个挑战。几个报告国保障移民享有诉讼权(巴林、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泰国为移民工人提供口译员,便利其诉诸司法,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通过人力资源和本土化部免费向移民包括移民家政女工提供法律咨询。几个国家向遭受暴力或劳动剥削的移民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安道尔、巴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泰国)。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报告称,它们向所有人提供法律援助,无论移民身份如何。在泰国,劳动保护和福利部为遭受暴力或不公平待遇的移民工人提供法律支持和服务。根据克罗地亚《社会福利法》和《防止家庭暴力国家战略(2017-2022 年)》,包括移民在内的暴力受害者不仅有权获得法律援助,还可以获得心理和法律咨询等方面的信息和支持。意大利和波兰为人口贩运幸存

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等法律支持，并根据需要提供口译员和文化调解员。哥斯达黎加为司法调解人提供特别培训，内容涵盖移民、性别暴力、劳工权利和人权以及诉诸司法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G. 双边、区域、国际和其他合作

50. 几个国家(克罗地亚、爱尔兰、马耳他和波兰)报告称，它们已批准《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2018年，马耳他将《伊斯坦布尔公约》条款全面转化为国内法。中国已与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泰国和越南签署旨在打击人口贩运的多边合作协议。为减少移民女工遭受暴力和劳动剥削的风险，肯尼亚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签署了双边劳工协议，并向这些国家派遣劳工专员，监测移民女工特别是从事家政工作的移民女工的状况。

51. 几个国家提到在移民领域开展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安道尔、加拿大、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塞内加尔)。厄瓜多尔和墨西哥报告称，它们已参加数个主要的区域移民进程，这些进程旨在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同时维护移民工人的权利。塞内加尔参加了非洲社会福利会议，该会议在 2006 年提出《社会保障多边公约》，旨在使社会保障系统进一步覆盖来自该区域会员国的移民工人。安道尔和马耳他两国都与国家学术机构达成协议，为从事性别暴力受害者相关工作的官员提供培训。

四. 联合国和有关实体为支持各国努力开展的举措

A. 研究和数据收集

52.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继续支持进一步收集、分析和提供关于移民女工的数据，包括有关暴力行为的数据，通常还特别关注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共同编写了一份政策简报，介绍 COVID-19 疫情期间阿拉伯区域内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该政策简报强调，在担保制度下受雇的移民女工特别是移民家政女工更有可能失业及遭受性别暴力、剥削和虐待。

53.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还协同联合国其他伙伴编写了一份关于 COVID-19 大流行对阿拉伯区域移民和难民影响的技术文件，其中强调，担保制度造成权力失衡，使移民家政女工易于遭受性剥削、虐待、骚扰和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该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及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开发了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进行调查的执行工具包，用于评估联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指标，并编制针对全体家庭成员包括移民家政女工的准确而相关的统计数据。

54. 劳工组织和妇女署在安全和公平方案下开发了一个安全规划工具，用于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劳工组织和妇女署还制作了一个关于暴力侵害移民女工的数据收集工具，建议何时以及如何在不损害参与者安全或数据完整性的情况下，收集关于移民女工遭受暴力情况的数据。在泰国，劳工组

织和妇女署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评估与工作有关的性骚扰法律和执法情况，并重点关注移民女工。

55. 2021 年 6 月，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关于有加重情节的偷运移民行为和相关性别层面的研究报告，其中分析了被偷运移民在移民途中的境况和遭遇，特别是移民妇女反复遭受的性暴力、虐待和剥削。2019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启动了偷运移民问题联合国观察站，该观察站还调查被偷运妇女和女童遭受的暴力、虐待和剥削。调查发现，妇女和女童被迫在地中海中部路线沿线与偷运者、警察或第三方发生性关系，以此替代通行费用。妇女和女童可能因受到随行团体施加的压力而遭受交易型强奸和性剥削，在有经济需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B. 对立法和政策制定工作的支持

56.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继续与国家当局合作，确保法律协调一致，防止暴力侵害移民女工的行为，并向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援助。

57. 劳工组织和妇女署通过安全和公平方案，为越南修订《越南契约劳动者出国工作法》提供技术援助，该修正案于 2020 年 12 月获得通过。修订后的法律(2020 年第 68 号)加强了对移民女工的保护，其中包括移民工人在遭受威胁、性骚扰、虐待或强迫劳动的情况下能够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规定在移民工人出国工作期间遭受虐待、暴力或歧视的情况下向其提供法律援助。

5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根据《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和《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议定书》，更新本国人口贩运和偷运移民问题国家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

C. 宣传、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

59.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继续支持各项宣传、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努力，力求防止暴力侵害移民女工的行为，并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作出许多有针对性的努力。

60. 妇女署正在实施的一个项目旨在确保来自、进入和途经尼日尔的妇女安全移民，并加强关于保护和促进移民妇女权利的国际规范和标准。

61. 移民组织采取举措，提高了人们对性别暴力等移民风险的认识。在希腊，移民组织通过 WhatsApp 为长期住区推出一项服务，除了提供关于法律程序和庇护服务的信息外，还就性别暴力和预防家庭暴力提供最新的重要保护信息。

62. 劳工组织和妇女署通过安全和公平方案，支持印度尼西亚制定《关于处理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印度尼西亚移民女工遭受性别暴力和人口贩运案件的议定书》。该议定书旨在为服务提供者提供实用准则，以便更好地支持妇女，包括在疫情期间遭受暴力的海外移民女工。劳工组织和妇女署在东盟地区开展多项运动，改变对移民女工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包括暴力侵害移民女工的行为，并特别关注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影响。在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移民女

童提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培训和辅导，帮助她们提高谋生技能，增加未来获得更好工作机会的可能性。

五. 结论和建议

63. 移民可提高妇女的主观能动性并增强其经济权能，但由于缺乏安全和正常的移民途径，以及移民法和劳动法施加的限制，导致移民女工遭受暴力的风险增加。移民女工面临剥削或虐待风险的根源在于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COVID-19 大流行进一步增加了这种风险。

64. 尽管有几个国家报告说，已加大努力收集和分析关于人口贩运等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数据，但在收集和传播关于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的按性别分列数据和性别统计数据方面一直存在差距。

65. 一些国家已采取步骤提高公职人员的认识，并加强移民女工了解和行使自身权利的能力，从而改善移民妇女诉诸司法的机会。一些国家已采取措施改善移民女工获得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机会，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66. 鼓励各国落实下列建议，消除对所有移民女工的暴力和歧视，同时增加她们获得司法、基本服务、体面工作和社会保护的机会：

(a) 确保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移民女工的人权和劳工权利；

(b) 加快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特别注重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移民妇女行为并促进增强她们的权能；

(c) 毫不拖延地批准和执行与打击暴力侵害和歧视移民女工问题相关的国际文书；

(d) 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采取立法或其他措施，保护所有移民妇女免受性暴力、性别暴力和骚扰，包括工作场所的暴力，采取措施将针对移民妇女的一切形式暴力和骚扰定为犯罪、予以惩罚并追究暴力行为人的责任；

(e) 批准和执行国际劳工标准，特别是劳工组织《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和相关建议(第 206 号)，以及劳工组织《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和相关建议(第 201 号)；

(f) 采取行动，强制雇主和招聘机构公平和合乎道德地招聘移民女工，特别是家政和照护部门的移民女工，保障体面工作条件，保护她们免受一切形式的虐待、骚扰和暴力，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这样做；

(g) 废除歧视妇女和女童的移民政策，确保国家移民政策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解决移民女工面临的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

(h) 为处境脆弱的移民妇女和女童，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和面临此类风险者，提供基于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入境和居留途径，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尤其如此；

(i) 为所有移民女工提供体面工作和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保护措施，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这样做；

(j) 确保无论何种移民身份的移民妇女和女童都能获得公共服务，包括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等卫生保健、教育、住房和诉诸司法服务，以语言和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向她们提供关于各项服务的可访问信息，并将移民执法活动与提供公共服务分开；

(k) 确保向所有遭到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受害(幸存)移民妇女提供优质基本服务，包括司法、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无论她们的移民身份如何。这种服务应以幸存者为中心，以人权为基础，可促进性别平等，在语言和文化上适当，并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及以后均可获得；

(l) 通过促进性别平等的出发前培训等方式，更好地提供关于安全和正常移民以及如何获得服务和支助的准确及时的信息；

(m) 确保边境官员和执法专业人员等工作人员接受关于敏感顾及性别、儿童、残疾问题和实行非歧视做法的培训，以便确定和援助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移民妇女幸存者；

(n) 开展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如劳动力调查)，并借助其他有针对性的数据收集工具编制关于移民妇女及其福祉的完善统计数据，从而更好地收集、分析和传播关于移民女工状况的按性别分列数据和性别统计数据，包括关于移民女工遭受暴力侵害和侵权案件的数据。

67. 联合国系统将继续支持会员国在各级采取措施，并继续加强与支持移民女工的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社和工会等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联合国系统还将继续通过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等途径进一步加强机构间合作，更加有力地保护移民女工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